

WU YE
KUAI CHE
ZHI
HAI JIAO
ZHI JIA

午夜快车三部曲

海角之岬

[日] 泽木耕太郎 著
陈宝莲 译

欧亚大陆放浪行

风靡日本二十余年，
畅销达百万册的旅行文学名著！



WJTE
KJAI CHE
ZHI
HAIJIAO
ZHI JIA

午夜快车三部曲

海角之岬

欧亚大陆放浪行

[日] 泽木耕太郎 著

陈宝莲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Shin'ya Tokkyu

by SAWAKI Kotaro

Copyright©1986,1992 SAWAKI Kota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Tokyo.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 - 2003 - 16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角之岬/(日)泽木耕太郎著;陈宝莲译.一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

(午夜快车:欧亚大陆放浪行)

ISBN 7 - 5633 - 4298 - 2

I .海… II .①泽…②陈… III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80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 - 64284815

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保定市西二环江城西路 邮政编码:071051)

开本:889mm × 1 194mm 1/32

印张:7 字数:123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充当使者——土耳其	(1)
第二章 志愿为客——希腊	(61)
第三章 丝与酒——寄自地中海的信	(107)
第四章 罗马假日——南欧(一)	(115)
第五章 海角之岬——南欧(二)	(155)
第六章 飞光啊! 飞光! ——终点	(193)
后 记	(211)

第一章 充当使者——土耳其

在安卡拉扮演“使者”角色的我，到了伊斯坦布尔，就享受往返欧亚之间渡轮的“五点五里拉优雅之旅”。



1

傍晚六点到，巴士抵达德黑兰。

车子在上午十点钟从伊斯法罕开出，扣掉途中休息的时间，大约七个小时便到。我从德黑兰南下时是坐夜车，欣赏不到沿途风景，这次北上，总算能饱览沿途风光。伊朗最大圣地库姆(Qom)的清真寺景观极美，沉浸在夕阳里的金色圆顶光灿耀眼。

可惜秋日苦短,巴士抵达终点站时天色已暗。本来打算再去阿米卡碧街找家廉价旅馆安顿身心,可是当我拿下放在车顶的背包,走在接连停放着几十辆巴士的漆黑夜路时,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即使今晚留下,总有一天还是要去土耳其。如果从德黑兰出发,大概要走经过亚拉腊(Ararat)山麓的埃尔祖鲁姆(Erzurum)的那条路线吧!我必须先去几家巴士公司查问一下时间。

我先找坐过三趟、相当满意的伊朗观光巴士公司。

好不容易找到,才开口问那埋头填写资料的中年职员“往埃尔祖鲁姆的巴士……”,他猛然抬头大喊:“快!”

我愣在那里,他霍地起身指着右前方说:“快!开车了!”

看来像是往埃尔祖鲁姆的巴士正要开车。我优哉地说:“不忙,我今天不走。”

他像说“别耍人嘛”似的挥挥手,重新坐下。

“下班车什么时候?”我问。

“下个礼拜五。”他不当一回事地随口说。

那不就是一个星期以后吗?

这回轮到我慌了。在无所事事的德黑兰,再怎么找乐子,一个星期还是很难熬过。

“还能上车吗?”

我完全忘了还有其他巴士公司,焦急地问他,他用力点头说:“跑啊!”

我扛起背包便跑,可是几十辆巴士中哪一辆开往埃尔祖鲁姆呢?我跑了几步,不得不停下来问人。

“埃尔祖鲁姆?”

有人摇头,有人指个方向。我照他指的方向跑去。这样重复几次,总算找到开往埃尔祖鲁姆的巴士。

真是千钧一发。因为行李工已坐在司机旁边,正要关闭车门。

“埃尔祖鲁姆?”

我向巴士里面大喊,司机和行李工一同说“是啊、是啊”。

我松口气,卸下肩上的背包。行李工下车,要把背包放进车身的行李厢。我立刻开始讲价。

“到埃尔祖鲁姆多少钱?”

“七百五十里尔。”

那时,我才发现我身上几乎没有伊朗货币。

之前我在每个国家,都怕钱会用不完,一次不肯兑换太多,因为我多半是找汇率较佳的兑换所,换多了也不能再换回来。我所经过的国家,只要没有正式的兑换证明,银行通常也拒绝将本国货币兑换为他国货币。

我本来打算在伊斯法罕换在德黑兰要用的里尔,不巧那天是星期五休假,所以没换成。

“可以用美金吗?”我问。

司机从驾驶座上大声说:“OK, OK!”

“美金多少?”我又问。

司机和行李工用波斯语交谈几句后,比出“十二”的手势。

七百五十里尔相当于十一二美元。他们开价并无不当,但我尝试性地说“别开玩笑,应该便宜一点吧!”时,竟然立刻降到十一美元。

“再便宜一点!”

我还撑着,他们面面相觑。七百五十里尔是正常票价。我既要坐,他们就直接告诉我票价。这辆巴士反正要跑这一趟,按常理司机会想多带一个是一个。我隔窗窥看车中,还有许多空位,霎时态度强硬起来,但讨价还价半天,延误开车,造成其他乘客困扰也不好意思。我看时机差不多时,摆出“再少一点可以吗”的姿势,司机和行李工又相互对看,交谈一两句后说十块半。

我拿出一张十圆的美钞,强势地用日语说:“这样就算了吧!”

然后笑着和行李工握手，他也不自觉地笑着回握我。那一瞬间，我对自己如此习于讨价还价有着些微的厌恶。

我坐在后面的空位上。乘客大部分是伊朗人和土耳其人，只有中央靠后的位子上坐了几组外国人。巴士开动不久，也没有自我介绍，外国人就交谈起来，因而知道彼此是哪国人。坐在我斜前方的是美国白人，坐在他前面，带着一个七八岁小孩的年轻男女是法国人，我隔座前两排坐的是四个肤色浅黑的斯里兰卡人。

美国人身穿不像坐这种巴士旅行的整洁服装，看不出年龄，有点奇怪的气息。他们要从土耳其进入伊拉克。我问他签证怎么办，他说不需要签证。我问他是否美国人入境伊拉克不需要签证。他说他不需要。我又问他是不是做生意。他说不是。我看不出他究竟是哪一种人。

要说看不出来，那个法国亲子组更难分辨。男女都是嬉皮装扮，如果他们真的是嬉皮，小孩不就没有上学而一直在旅行吗？我在意的是小孩眼中浮现出的对外界毫不关心的神色。大概随着年轻父母浪迹各地之际，好奇心也被消耗殆尽了。

比较起来，要去德国的斯里兰卡人的目的就很清楚了。他们从斯里兰卡到印度，经由中近东到欧洲工作。他们也是大步横跨欧亚大陆的往来者之一。

从伊朗开往土耳其途中，车内格外安静，因为乘客较少，对总是坐在拥挤嘈杂的车中的我来说，那种安静总觉得少了什么。能听到的只是斯里兰卡人的窃窃私语声。

我问过美国人，确定这辆巴士开往伊斯坦布尔，途中停靠埃尔祖鲁姆和安卡拉，到达埃尔祖鲁姆大概是第二天晚上。加上从伊斯法罕到德黑兰的七个小时车程，等于连续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车。想到这点，不觉有些烦腻。

下午八点半，车子停靠路边的餐厅休息。乘客在那里吃稍迟

的晚餐。

我点了鸡肉烩饭作为向伊朗的告别纪念。在伊朗，鸡肉烩饭是挺容易入口的饭菜，一客八十里尔，绝不便宜。那几个斯里兰卡人吃得很省。一个人叫杯茶大家轮流喝，嚼着上车前买的面包。

休息时间结束，乘客零零星星回到车上。我上车前，在餐厅角落买了五里尔的葡萄干。买之前，我告诉自己，这是以备万一。尽管这辆车是正规的长途巴士，也未必不会像上次那辆嬉皮巴士一样在山中迷路。遭遇山难的人靠一块巧克力奇迹般得救的例子不是没有。非常时期，这些葡萄干很可能让我延命几天。因此我是为万一而买……

虽然这点钱不算浪费，但我不这样想就不敢买，我的“节俭强迫症”或许已相当严重。其实，我是渴望吃到甜食。蛋糕太贵，买不下手，葡萄干还可以。仅此而已。

开车不久，一个斯里兰卡人突然大喊：“停车！停车！”

他死命地喊，其他人也站起来，指着车后的方向。另一个人也用手掌拍自己的脑袋。

我于是明白，因为车窗开着，风吹走了他的帽子。

“Stop! Stop!”

我叫出来，几乎同时弄清楚事情的美国人也一起喊：“Stop! Stop!”

在众人突然同声齐喊停车声中，莫名其妙的司机开始减速。车子终于停下时，距离斯里兰卡人最先喊停的地点已有相当距离。远处一片漆黑，就算是白天，也看不到已被吹得老远的帽子。要是别人，恐怕就死心了。可是帽子的主人要求司机开门，一溜烟地奔进夜路里。他的身影完全融入黑暗中，很快就看不见了。我们被他的执著慑服，没有人抱怨行程受到耽误。

约莫二十分钟后，斯里兰卡人满面笑容地走上巴士，右手紧

紧握住汗水灰尘交织的旧帽子。乘客为他鼓掌,他有点不好意思地举起紧握帽子的手,坐回自己的位子。这个小插曲舒解了车上的沉闷空气。

我们当然不至于像嬉皮巴士那样开始胡闹。但怎么说,这还是一辆生活巴士。

十点过后,乘客逐渐入睡。我也靠着窗户,用外套当枕头,闭上眼睛,但怎么也睡不着,种种思绪浮起又消失。

车上开着暖气,非常温暖,但车外相当寒冷。我再次睁眼,看到自己映在窗玻璃上的模糊面孔时,胸口隐隐作痛。但是我没有多想,只是一直凝望窗外的幽暗。

2

辗转难眠的夜过去了。

我坐起身来,打个大哈欠,转动肩膀和脖子。睡眠姿势局促,一觉起来浑身发疼。而且暖气太强,喉咙感觉一阵干涩。夜里几度睁眼,天都没亮,只好勉强闭上。神思完全清醒,不只是因为窗外已经泛白,也因为喉咙干涩。好像不只我是这样,其他乘客也纷纷咳嗽清清嗓子。

巴士奔驰在伊朗的干燥地带。道路两旁只是坡度缓和、寸草不生的丘陵。随着高度上升,布满水滴的窗玻璃显露车外的空气冰冷稀薄。

上午七点,巴士停靠街边的餐馆。

早餐吃面包、蜂蜜和红茶。二十五里尔,合一百二十日圆。除了那四个斯里兰卡人外,我比其他乘客都吃得省,却还愧疚是不是花太多了。一过国境,伊朗的里尔就用不上了。我虽然知道,就是大方不起来。在日本时,我虽然不浪费,也绝对不是吝啬鬼,总是大方地花光口袋里的钱。但是这次出来旅行后,节俭好

像变成我的第二习性，凡事都能省则省。这种倾向与时俱增。虽然心里想着没有钱再走下去时就结束旅行，但仍然害怕旅行中途停止，因此使我对花钱有着超过必要的顾虑。

巴士一小时后出发。

太阳越高越衬显天空的蓝。这时，巴士和来自土耳其那边的大型卡车、拖车等会车的情况也多了。印在卡车车身的公司名称，从燃料到食品等所有生活相关物品都有。

这还是头一次在公路上见到这样多的欧洲车牌。不久，泛亚公路便在伊朗和土耳其国境交接处结束，接上泛欧公路。我心中一紧：亚洲之旅已经结束了。

右边突然看到山，好像是亚拉腊山。很像富士山，一座高山孤立。应该有五千多米，但因为棱线和缓，感觉没那么高。

亚拉腊山之所以出名，因为是《旧约》里“挪亚方舟”的漂着地。《创世记》里记载，上帝后悔创造了人类，决定发大洪水毁灭所有人类。只有正直的挪亚一家受到“袒护”。上帝命令挪亚预造松木方舟，带着所有动物各一对渡过洪水巨灾。经过数百天的漂流，等到洪水消退，才知方舟漂到亚拉腊山顶。直到今天，寻找方舟遗物的话题仍然热闹着外国的媒体。

我在好几本书上看过，“挪亚方舟”故事的原型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洪水传说”。但是“亚拉腊山”这个名字让我印象深刻，不是因为《旧约》或美索不达米亚，而是因为一部电影。

那是一部描述双重间谍的好莱坞片，“西方”谍报机关揭发投诚的“东方”间谍的谎言，关键就在亚拉腊山。片中，亨利·方达扮演的 CIA 局长要查证扮演 KGB 要角的尤勃连纳是否真心投诚。两人最后对决时，亨利·方达逐一揭发尤勃连纳的谎言。其中最重要的证据是尤勃连纳和英国谍报人员拍摄到的一张照片。尤勃连纳说那是苏联位在亚拉腊山麓的基地。但是亨利·方达的部下将照片放大投影在白板上，再用笔描出山的形状后，清楚看出

山顶的左峰较高,与真正从土耳其这边拍摄的亚拉腊山照片投影时右峰明显高出的情况正好相反。也就是说,那是为欺骗“西方”谍报机关而在苏联境内假造的基地。

果然,在我眼前的亚拉腊山顶是右峰比左峰高。如果从反方向拍摄,是该有清楚的不同。电影中疏忽这点的苏联谍报组织未免太逊了。真正的 KGB 应该精明一些吧……

想着这些无聊事,正午以前,巴士便抵达伊朗名巴扎尔干(Bazargan)、土耳其名居布拉克(Gurubulak)的国境地点。

我们下车办理通关手续。

通关手续简单得惊人,加上两国的国境事务所比邻而建,审查手续比过去通过的任何一个国境都要干脆利落。

NATIONAL POLICE OF IRAN

DEPARTURE

BAZARCAN BORDER

盖上伊朗移民局的大印,海关只瞄一眼我的行李就放行,我转到紧邻的土耳其海关检查,再绕到土耳其移民局盖章。

T.C. ACRI * * *

GIRIS

GURBULAK HUDUT KAPISI

伊朗关防是英文,土耳其则是土耳其文。从伊朗的出境大印推测,“GIRIS”是土耳其文入境的意思,“HUDUT”是国境,“KAPISI”是事务所。“* * *”部分墨水渗开,无法判读,但“AGRI”是亚拉腊的土耳其名。看不懂的是“T.C.”这个简称。可能意味着土耳其共和国,也可能是县或省的意思。

不论如何,盖上这个入境大印后,我顺利入境土耳其。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顺利无误。

国境事务所前停着数量庞大的卡车和拖车，依序等候出入境审查。乘客简单办好通关手续后，还得等巴士办完手续才能出发。没办法，乘客只好在银行换钱、到商店吃午餐，或是到外面欣赏亚拉腊山景。

我换了二十美圆的土耳其里拉。一里拉约等于二十日圆。

我用换好的钱匆匆解决一餐。烤肉加面包共八里拉，约一百六十日圆。洋梨两个一里拉，红茶一杯半里拉。一餐饭吃下来，大概可以掌握到土耳其物价的高低。扣掉国境地点的超额部分，感觉比伊朗便宜，最差也和伊朗一样。我对土耳其物价还没达到欧洲国家的水准而放心。

但是我和土耳其商人的第一次接触并不愉快。

卖红茶的是个十岁小孩。我要一杯，问他价钱，他说一里拉。我不怀疑他，付了钱，可是看到喝第二杯茶的伊朗人只给一里拉，我才知道一杯只要半里拉。我想找钱而伸出手，起初他还假装不知，但看我不像轻易罢休的样子，于是笑笑，把半里拉的铜板丢给我。

一个半小时后，巴士总算能够出发了。

车子从这里切入泛欧公路的二十三号线，意外的是这段路并没有铺设柏油。车子奔驰在砂石路上的怀念感觉顿时苏醒，但颠簸得很厉害。

这时我突生便意。糟糕，后悔在国境时没上厕所。只有等途中休息时再上……可惜我想得太天真。

巴士一路奔驰，没有停车的意思。看来这辆车是打算一路不停直接开到埃尔祖鲁姆。可是我的便意一阵紧过一阵。好像要拉肚子。是哪里不对劲？我一一回想昨天吃的东西，想不起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只吃了最低限度的食物。真要腹泻恐怕还没

多少东西可泻,但如果那些东西没有完全消化完毕、变成能量供应身体的话,可真糟糕了。

“真是不争气!”我斥责自己的肚子,可是情况更加恶化。

我想欣赏窗外风景以转移注意力,但间歇袭来的激烈便意让我只能咬牙握拳硬忍。好几次差点破肛而出。一阵冲击过去,紧接着又是更厉害的一波。我生气怎么没人可抱怨。究竟这辆巴士开往何处?还要多久才到埃尔祖鲁姆?我想打开地图来看,但地图塞在旅行背包里,不在手边。每看到一个乡镇,我就高兴地想:“啊,这一定是埃尔祖鲁姆了!”可是巴士径行驶过,“啊!又搞错了!”的绝望袭上心头。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坐过形形色色的巴士,坐得这样痛苦还是头一遭。只能说过去是幸运。一阵紧过一阵的腹痛大浪让我冒出冷汗,心想要向全世界的神佛祈祷吗。此时我能做的只是紧掐大腿肉。到了埃尔祖鲁姆后肯定是满腿淤青,但只要能帮我挡住,淤青算什么!

经过迪亚丁、卡拉凯斯,接近波拉桑镇时,我已完全认定那就是埃尔祖鲁姆。等到车子又呼啸而过时,我几乎要放弃了。我也可以像斯里兰卡人那样大叫停车。可是,下车后要到哪里方便呢?算了,我还是抱紧肚子继续忍耐一波又一波的腹痛冲袭。我居然还有心情去想,女人生孩子的阵痛就是这样吗。但没多久,更恐怖的冲击涌来……

就在我一忍再忍中,天色逐渐发黑。不久远处出现灯光,我已不想再失望,指着前面的城镇大声问行李工:“埃尔祖鲁姆?”

行李工用力点头说“yes”。

我听来有如天使的声音。

3

外国人里面只有我在埃尔祖鲁姆下车。其他人不是去安卡

拉就是伊斯坦布尔。我和他们一一话别，一下车，就被激起全身鸡皮疙瘩的冷空气包裹。

行李工取出我的背包递给我，有很重的汽油味。仔细一看，背包上沾着黑色的污渍。可能是洒出来的汽油渗进去了，想到以后必须背着这臭背包行走时，有些不快。我抱怨几句，行李工也无奈，只是摇头。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或许这是我把票价杀得太多的报应。

我认了，专心去找旅馆。我本来打算一到埃尔祖鲁姆就冲进车站厕所，可是巴士停靠的只是竖着一根路灯的路边，不见旅馆的拉客黄牛。我问一名土耳其乘客廉价旅馆的方向，背起飘着汽油味的背包走在夜路中。

埃尔祖鲁姆这个小镇幽暗寂静得让人轻易相信“在昨天以前它还是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的玩笑。行人罕见，几乎没有车辆行走。根本想像不出它是土耳其东部的的主要都市。

走没多远，终于看到几家旅馆。说是旅馆，气氛更像出租的木造长屋。我窥看其中一间，大厅里面一堆人紧盯着中央的电视。看不出谁是客人，谁是老板。

“抱歉！”

我大声喊着，一个戴着土耳其帽的中年胖子转过脸来，像赶狗似的挥着手说：“No, No!”

“有房间吗？”

我又问，但是再度专心看电视的他连头都不转一下。

下一间旅馆也是一样。不知是什么精彩的节目，旅馆大厅都是电视大鉴赏会。

我不知怎么办，一个少年跟我搭讪：“Hotel?”

我点点头，他用手指做出“跟我来”的信号，在前面领路。

途中，少年食指和中指撮在嘴边问：“Cigarette?”

他问我有没有香烟。我猜他还只是小学生的年龄，轻率得像

要巧克力似的。

“我没有。”

他好像没听懂我的意思，又问：“Cigarette?”

“我不抽烟。”

这时，他露出匪夷所思的表情说：“No smoke?”

那语气好像是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他也没有继续纠缠，指指一栋比前面两家旅馆更旧更脏、连招牌都没有的建筑物入口后，就返回来时的路。我觉得该用什么谢他，但肚子革命又一涌而来，说声谢谢便冲进旅馆，想尽快去厕所。

我问坐在楼梯下老板模样的人今晚能不能住，他说大通铺有个床位。我只确定这点，便问了厕所位置直奔而去。

禅，在路上

房间在二楼。六人房，一个床位十里拉。我因为太累，想睡单人房，但完全没有空房。

我抱着背包进去，房间里已经有人。一对土耳其父子，父亲带着十二三岁的儿子。还有两个德国年轻人，他们说两个月前离开德国，要向东行。一个戴着眼镜、五官端正，另一个留着长发和胡须。他们似乎还没磨损好奇心，问我许多事。从哪里来？走什么路线来？到哪个镇坐哪家巴士好？镇上的廉价旅馆情形怎么样？……我说起这一路行来的旅程，他们眼中闪过一丝敬意。他们几乎就要顺着那条路线去日本。

“为什么？”我问。

“想去学禅。”戴眼镜的年轻人说。

“禅？”

“是啊！禅！”

“想不到哩！”我说。

“你知道禅吗？”长发年轻人问。

“还好啦……”

我不自觉地回答，好歹我是日本人嘛！

“禅是什么？”

单刀直入的问题让我一时语塞。老实说，我对禅几乎一无所知。以前是看过关于禅的书，但还未理解到能向外国人解说其本质的程度。可是我刚刚回答说还好，总得给他们一个合乎条理的解释。

“禅不过是印度和尚达摩传到中国的佛教一派。”

两人点头称是。

“传到日本后，中世纪时受到武士阶级支持，在文化上具有强烈的影响力。”

我边说边暗问自己：喂，喂，是真的吗？

“在日本，禅宗的主要宗派有两支，一个是奉道圆为开山祖师的曹洞宗，另一个是荣西大师所推广的……”

我讲到这里便接不下去，戴眼镜的年轻人开口说：“临济。”

我觉得丢脸，他一定早就知道我要讲的东西。

“对，临济宗。”

讲到这里，我暂时沉默，长发年轻人又问起先前的问题。

“禅是什么？”

我默默寻思。身为日本人的我究竟认为禅是什么？是否只要忠实表达我的想法就好？不知想了多久，突然，我脑中浮现我这趟巴士之旅所经过的路。路。但感觉那不是禅。那么……

他们脸上又浮现比我述说来时路时更多的敬畏。原来，坐在床上的我不知不觉间双手轻轻交叉在腿上，思索的时候眼睛也望着虚空。

我有种奇异的心情，不觉脱口而出：“我想……禅……就是在路上。”